

“睡”在京城 何诚斌专栏

# 阳台无春梦

战国宋玉《高唐赋》序：“昔者先王尝游高唐，怠而昼寝，梦见一妇人，曰：‘妾巫山之女也，为高唐之客，闻君游高唐，愿荐枕席。’王因幸之。去而辞曰：‘妾在巫山之阳，高丘之岨，旦为朝云，暮为行雨，朝朝暮暮，阳台之下。’”后来，“阳台”二字指男女欢会之所。

古代的阳台与现在的阳台非同所指。京城出租屋的阳台很多都是用来住人的，且不说多少男女爱情的故事发生在阳台上，就我自己，已在阳台上睡几个春秋了，曾也遇到过半夜妇人近似“愿荐枕席”的事情。那夜，我起床去卫生间，一脚刚跨出阳台，发现客厅里坐了个穿得很露的女人和我室友说笑，她们转过头来看我，我忙缩回身子，这时听到一个女人说：“躲什么呀，出来一起聊聊。”我说我只穿了短裤，不方便。她回答道：“有什么难为情的，我比你穿得还少哩，过来吧。”我没有搭理她，躺到床上，睡我的觉。那女人笑着喊：“哥，你不过来，要不要我过去陪你呀？”我回答不需要。

阳台上冬冷夏热，很难睡好觉，但更难为人的是寂寞。并非我一个人寂寞，一些寂寞的男女，将寂寞消解在欢悦之中。而我，辗转难眠之时，多是靠在床上思念家乡。“勿使推窗独坐，嫦娥笑人”，没看过月亮，不知阴晴圆缺。梦也就不浪漫，一如我波澜不惊的日子，但我的心却非常的纯净，净得能照鉴灵魂。朋友对我的一本正经、洁身自好，表示不可理喻。这些年，我受到了无数次最刻薄的挖苦和讽刺，在他们眼里我是活得绝对无趣，十二分的可怜。

有一次，我从外面回来，发现阳台上贴了一张女性人体写真画。美吗？他问。我仔细端详，然后肯定它的美的价值。他说，你看她多有性感，每寸肌肤里都流动着性的挑逗和刺激。我认为性感的确是一种美，但我却看不出什么诱惑与挑逗，这或许由于我身上的荷尔蒙不强吧。他笑道，淫者见淫，道者见道，但愿你不是个假道学者！

从此，我一躺到床上，就

会看到那张人体写真。一天，它突然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揭了一下，从壁上滑落下来。我花了很长时间，也没能将它重新贴到壁上。第二天，朋友发现后，笑道，我是用它来培养你的“性趣”的，你怎么给揭了下来？我说，越看越撩心，干脆不看，“不见可欲，其心不乱……”

他们总算对我绝望了，出门玩再不带我。很多夜里，我就一个人静静地呆在阳台上，找最难懂的书看，这样耗精神和时间。最不愿意接他们老婆打来的电话——不玩手机，分明就是“查岗”——老公是不是到她们最害怕的地方去了？我每次都打电话那头的女人撒谎，说其老公办要紧事去了，或者到某某（指男人）家喝酒去了。放下电话，我感到非常苦恼，人家背叛老婆寻开心，却由我来隐瞒说谎。平日里挖苦我，哼，有本事将自己的那些风流事儿直接告诉老婆！

放纵是很容易的事，而自律却很难。一次，我这话刚一出口，就遭到了几个人的围攻。一位老江湖说，对于某些人来说，放纵比自律更难，比如观念保守的人，逼他放纵他也放纵不起来，而对于放纵惯了的人，身无分文了，不想自律也得自律。另一位高者为我解了围，他说，在一个普遍放纵的时代，自律者观念进步，而放纵者观念落后。一句话，让我与这位同志成了惺惺相惜者。他参观了我的阳台，然后伸头看看窗外，笑了笑，说：“‘欢阳台兮迅飞路’，我也睡阳台，十年了，房价涨速飞快，什么时候能买得起房，差不到离‘闷阴棂兮空长居’也不远了。不做买房梦，哪敢做春梦啊。”后来，我得知此君快四十岁了，仍是光棍，不由得心里戚戚然。



何诚斌

桐城最有名的山莫过于龙眼山了。没有考证出这山名出于何典，也没考证出这山名起于何时。就我可怜的目力所及，看到的关于龙眼二字最早的记载是说大画家李公麟晚年归隐龙眼山，自号龙眼居士。

有时我免不了胡思乱想：到底是先有龙眼山后有龙眼居士呢？还是先有龙眼居士而后才有龙眼山呢，黄庭坚有诗云：“诸山何处是龙眼？旧日龙眼今不眠。闻道已随云物去，不应只雨一方田。”黄是李的同时代人，他来桐也是作为朋友来寻访李的。那么听他的口气是先有龙眼山后有龙眼居士了。不过即使龙眼山不是因李公麟而得名，也是因李公麟而扬名的。

李公麟(1049—1106)，字伯时，北宋著名画家，有“独步中国画坛”、“宋画第一”等美誉。关于他的绘画，奇闻逸事颇多。传得最广的是他画马。公麟的马画得好是出了名的，为了画马，他常常去马厩中一呆就是一天，有一次皇宫御苑来了西域进贡的宝马，他来此画马，画成后，马却死了。人都说那马是被公麟摄了精魄去了。难怪他的马画得出神入化。东坡有云：“龙眼胸中有千驹，不唯画肉兼画骨。”弄得后来管御马的小吏见了公麟就紧张，生怕他来画马，又把马给画死了。

李公麟除了画画，还是个官员，他在政治上似乎没什么建树，在朝中似乎也是个没派别的人。在他做官的时候，正是苏东坡和王安石的闹新旧党争的时候，但他既非新党又非旧党，他和苏、王二人都是朋友。这也许正是他艺术家气质的表现。不过，细数起来，他最要好的朋友还是苏东坡和黄庭坚。《苏轼诗选》里面就有《戏书李伯时画御马好头赤》和《次韵黄鲁直画马试院中作》，这“戏书”和“画马试院”就可看出他们之间的友谊已经超出一般的官场交往，而是至交了。三个人都是考官，在科举考试的间隙李公麟画马，苏、黄二人题诗其上，岂不是忙里偷闲，情趣盎然。

三人果是好友哩。元符三年(1100)，李公麟因老病辞官归里，在龙眼山广建龙眼

桐城历史人物 白梦专栏

# 画死画活李公麟

山庄，好家伙，占地4000平方米哩。山庄建成后，依图作画，公麟又画了二十幅《龙眼山庄图》，《宋史》言该图为“世所宝传”。我想这“宝传”的功劳也与苏、黄分不开。因为公麟曾邀苏、黄来自己的山庄作客。苏轼兄弟情深，还带了苏辙同来，于是四人在龙眼山中吟诗作画，好生盘桓了一番。黄庭坚写下了前面那首《龙眼山》诗和《龙眼操三章》，苏轼为《龙眼山庄图作跋》，苏辙更是在每幅图上题诗，是为《龙眼二十咏》。有这些大家巨子之墨宝集于一体，你说这《龙眼山庄图》还能不“世所宝传”。连苏、黄都来龙眼山庄作客，那些附庸风雅之人还能不来此道风求画，趋之若鹜。虽然弄得公麟不胜其烦，慨叹：“吾为画，如骚人赋诗，吟咏性情而已，奈何世人不察，徒欲供玩好耶！”但那些人的追捧却也着实让龙眼居士和龙眼山的名气大大传播开来。

回到龙眼山的李公麟不再画马，而改画老虎了，因为山中有虎，可以观摩，山中有泉，可以濯笔，他常常是“坐石临流，悠然终日”。而他画虎，是从不画尾巴的。为何？据说一画上尾巴，那虎就会活。猛虎伤人，当然不能让它活过来了。所以，公麟的老虎，都是秃尾巴虎。

晚年的李公麟除了老虎，还喜欢佛像。据说有一次，公麟屏退众人，独自关在画室数日，画《十八罗汉图》，画好了十七个，第十八个刚画了一半，硬闯进来一位求画者，公麟的画思被打断，兴味索然，那半个罗汉再怎么也画不出来了。家人们却说，公麟画罗汉时，那十八罗汉是来了山庄的，就嘻嘻

哈哈地呆在画室里给公麟当模特，闹了人，罗汉们忽一下都隐去了，所以再画不出那最后半个。也幸好那半个没画出，若十八个画齐了，说不定又活了过来，跟着那罗汉真身一齐飞走了哩。

公麟画画，画死画活，趣事多多。然而公麟除了画画之外，其实是个博学多才，风流倜傥之人。《宋史》说他：“好古博学，长于诗，多识奇字……”还说有一次，朝廷得了一枚玉玺，考证起来众说纷纭，最后是李公麟一锤定音，将其定为秦王之玺，并考证出实为秦相李斯所亲手刻制。

黄庭坚这样说他的朋友：“风流不减古人，然以画为累，故世但以艺传。”以艺传也应足矣。公麟之画，现仍有不少存于故宫博物院中。公麟之山庄虽已不存，但龙眼二字却因此名扬海内，后世桐城名家巨子，多有效法李公麟者，筑别业于龙眼山中，使龙眼风物从此长盛不衰。公麟濯笔之泉被名为媚笔泉，也因姚鼐的一篇《游媚笔泉记》而流芳千古。

李公麟，李龙眼。画马马死，画虎虎活。为画者，能争个“宋画第一”，夫复何求。



白梦

湖边童年 刘鹏程专栏

# 在村子里晃荡

这是盛夏的午后，我的童年在村子里晃荡。

念书的时候，我总是“三天打鱼，两天晒网”，经常旷课，老师家长都不问津。更不像现在的小孩，有那么多的家庭作业。我经常不知道自己的书包丢到哪儿去了。

我的村子很小，三五分钟时间我就能绕村子跑个遍。因为村子小，没有几个玩伴。无所事事的时候，我总是一个人绕着村子晃荡。谁家屋檐下的缝隙里，有几个麻雀窝，我都一清二楚。谁家墙壁上的毛主席语录，“最高指示”或者“最新指示”，乃至“送瘟神”的标语，我都站在那儿念过一千遍了。

盛夏的午后，大人们都在家里歇暑、午睡。整个村子外边空荡荡，没有一个人影，强烈的日光明晃晃，裹着湿气不断上升。我裸着上身，穿着短裤，打着赤脚，猫腰躲过父亲严厉的目光，溜到外边。先是溜到菜园

地里摘黄瓜，没有黄瓜的时候，也会溜到公家的打瓜地里偷打瓜。然后爬到村子南头的桐子树上，乘着树荫，吃起新鲜的瓜来。有时候甚至朝下边随地大小便。偶有大人望见，说以为我是一个鬼。

有时候，我跑到村子北头的树林里找鸟窝，往往一个人不敢到林子更深处去。有一次，我猫进更深的林子里，上树去掏一个鸟窝，满以为鸟窝里有一窝小鸟，收获大大的。手探进去，抓着的却是一窝冰凉的东西，不像小鸟的身子那么温热。我一缩手，一条大花蛇绕着树枝跑了。我松手从树上快速滑下来。之后，很久都不敢往林子深处去了。而且大人说，正午的林子里，正是鬼怪纳凉的地方。

这时，我会继续绕过树林，去湖边晃荡。我的村子是一个临水的村子，北边靠着泊湖，上午或者傍晚的时候，我们大多泡在湖里玩，和玩伴们打打水仗。现在，一个人

也想下水，但是又有些怕。因为盛夏的午后，正是传说中水鬼出没的时候。临村有好几个孩子，曾经就是在这个时候淹死的。

我只好往回走，很无聊的。于是会随手捡起一根树枝，沿田埂上，边走边敲打着金黄的谷粒。走到村口，正好一只蝉停在树上，它拼命地叫喊，我停下来看着它，想象着它到底在喊些什么，然后丢下手里的树枝，猫着身子，小心翼翼地靠近树底下，快速一出手，将蝉逮走了。

这时候，一只雪白的大鸟正立在附近的田埂上。鸟在一片辽阔的金黄里，白得耀眼，我的眼睛一亮。我断定，我是想像着拥有那只大鸟。我轻轻的往田埂上走去，快靠近的时候，白鸟一展翅，拖着长长的双脚，缓缓地飞起。

我立在那里，目送着白鸟飞走，感觉天越来越高，越来越远了。



刘鹏程

青青河畔草，郁郁园中柳。盈盈楼上女，皎皎当窗牖。娥娥红粉妆，纤纤出素手。昔为倡家女，今为荡子妇。荡子行不归，空床难独守。

这首诗常被人称赞的，是前六句叠字的连用。后世文人诗词连用叠字，有韩愈《南山》的逞怪拔奇，李清照《声声慢》的一往而深，但能用得像《青青河畔草》这么坦然与自然的，仍要在民歌小调里才寻得到，如汉乐府里的《江南》，又如敦煌曲子词有一首《菩萨蛮》：“霏霏点点回塘雨，双双只只鸳鸯语。灼灼野花香，依依金柳黄。盈盈江上女，两两溪边舞。皎皎绮罗光，轻轻云粉妆。”几乎就从本诗化出，虽只剩下了春日洒然。

说是剩下，是因为在《青青河畔草》里，不只是有个春天，还有一个被春天惊动的人。前六句叠字的美，是大自然不管不顾的烂漫，它很好，却也像每个很好的日子一般，轻易就从人生里滑过了，但平平道出的末四句，是一个人看着另一个人在春天走近又离开，而她的春天就从此刻空荡出一块，因为残破，只好记得。

只是，一句“空床难独守”，有如十日并出，把世界照得一片惨白，无可名状。于是，在后世就引

过去时代的诗与人 张定浩专栏

# 青青河畔草

发了两种好玩的情状，一是学者带上有色眼镜式的做加法，一是文人后羿射日般的做减法。

先看学者的加法。简而言之，关于这句诗可罗列如下几种解释：曰刺诗，刺不能守节的官吏、不能安贫的士人；曰伤诗，伤君子的委身失所、乱世的身不由己；曰诫诗，诫那些不归的荡子、无德的君王；曰淫诗，是儒家的以儆效尤；曰怨诗，是民间的坦荡直白。

再说文人的减法。陆机《拟青青河畔草》：“空房来悲风，中夜起叹息”，这是悲；鲍令暉《拟青青河畔草》：“人生谁不别，恨君早从我”，这是恨。还有两首诗虽不是完全的拟作，也均从此诗化出。

一是曹植的《七哀》：“明月照高楼，流光正徘徊。上有愁思妇，悲叹有余哀”，这是哀；一是王昌龄的《春闺》：“闺中少妇不知愁，春日凝妆上翠楼。忽见陌头杨柳色，悔教夫婿觅封侯”，这是悔。悲，恨，哀，悔，这些面目清晰的情感，哪一种才更切近原诗呢，我不知道，“荡子行不归，空床难独守”，那里原本只有一个“难”字。

这个“难”字是什么意思呢？至道无难，唯难拣择。但平凡的人世离至道很远，每每就是要拣择，可以南可以北，可以黄可以黑，拣择来拣择去，拿不起放不下，但这不是贪心，就是人道。天地不拣择，所以天地不仁，是“日月常开花常新”；

人世要拣择，所以人生实难，是“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”。

也因为还有一点东西在，所以这个难呢，其实又是人世的好。所以说“难得难得”呢。那些假使还要生活下去的人，需要的只是再多一丁点诚与真。但也只是诚实地面对自己真实的境遇罢了，不悲不恨，不哀不悔，让肉中刺成为肉中刺，就可以了，并不真的要遇佛杀佛，只是自己走出生路，并不要踏过他人的血路。因此，那个倚楼的少妇，我们并不知道她脚步最终的去向。“空床难独守”，她在绣楼且抛下这艰难，看后世的我们一路过，如何各自拾起。



张定浩